



臭椿

清明后,疏雨过,残寒消尽。门前的梧桐树吹响了春天的萨克斯,像极了黄河岸边吹洋号的厚重的男人,吹得满脸粉嘟嘟的;白蜡也找出崭新的玉坠急急地戴上;杨树则学着杏儿偷偷擦了胭脂,娇嫩的小红脸儿在阳光下明净着。最令人惊喜的还是长在外围的臭椿,它终于活过来了。

整个冬天,我都担心它的死活,原因是它的底部有人围着凿了一圈,表皮有的地方成粉渣,已经露出内骨。我开始迷信起来,似乎臭椿的死活与搬租来的两位老人有关,预示着人的兴衰。一位老人走了,一位老人离不开人;我在心里开始怨恨起凿树的人,要么不种,要么不砍,臭椿又不是枣树,砍了会不会死了。

直到有一天,我无意中看到了臭椿枝子上缀满了无数的芽孢,像一个个小棒槌安插得疏密有致,像一幅画家笔下美妙绝伦的写意画,我一阵惊喜。突然想起德国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中的话“向死而生的意义:当你无限接近死亡,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。”你无法改变你的命运,你可以挑战它。我真切地希望它活下来,就像一只卷缩在角

落里没人照料的流浪狗一样。说白了,臭椿也是乘着风的飞船流浪到此的。它占据的地方,往年有棵开紫色花的木槿。木槿不知死于谁的手。垃圾池改换成深绿色的箱子后,臭椿努力地长了起来。它的生长环境没有其他树好,既没有人关注它,也没有人欣赏它,它向着太阳伸枝疏叶,顽强地活出了生命的美好姿态。

四月末五月初,臭椿开些米黄色的小花,有一股异味在空气中弥漫,地面上像铺了一层淡黄色的地毯,风过,在地面上流动。我不明白,香椿与臭椿只一字只差,却相差万里。

臭椿不知是哪只黄河上空的飞鸟衔来的种子,落在了凤凰栖息的地方,诗意的存活着,活出生命的美好。

记得1952年在西非加蓬创立兰巴雷内医院的艾伯特·史怀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曾说:“有时,我们心中的火焰熄灭了,但是当我们遇到某个人时,它又再次燃烧起来,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对这个重燃我们内心火焰的人,怀最深的感激”。我想,对于一些有灵性的植物,也一样怀有最深的感激。

(张观智)

童年四章

小鸭子,请原谅我

还记得孩提时,常有小贩挑了小鸡小鸭来村里卖,团团柔暖,声声清脆,最吸引我们孩子眼球了。我央求母亲买了几只小鸭子,养在鞋盒里,说不是好玩哩,等它们长大了,家里天天蛋做菜。

我这鸭司令,管喂它们菜叶,剩饭和清水,有时去菜地里挖蚯蚓给它们打牙祭,看吧,小家伙们不再呆萌,你抢我夺,然后跟着我,一路欢歌,蹒跚回家。

七月流火,可怜小鸭子还是用宽嘴巴沾了一点水喝,热坏了吧。一天,人都午睡了,只蝉鸣不断,我把它们一只只放到屋前的水泥池子里,心想,游泳多凉爽呀,我就喜欢下水玩。哼,小家伙怎不识好歹,竟然挣扎着跳出来。我又负责不让它们逃出来。没想到的是,上了岸,一只只很冷样打着颤,眼睛茫然地努力地睁着,最后都死了。

母亲没骂我,只说我是好心办了坏事。我却感到很伤心很内疚,对不起了,夭折的小鸭子,躺在我为你们挖的小坟里,请你们原谅我。动画片里的唐老鸭多快乐,我默默地关了电视,感觉这世界还有太多我不明白的。

我的科技小发明

真没想到,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自己都已淡忘,今天碰到个校友,却还问我是不是那个发明“活动温室塑料棚”的“神童”!

那时我还在念小学,不知教自然的陈老师怎么选了我,让我拿他的作品去参加全市中小学生科技小发明竞赛?有天他把我从课堂叫到操场,告诉我,那个活动温室塑料棚得奖了,等下会有记者来采访我和作为指导老师的他。陈老师要我记熟他教我的发明过程及操作方法,并嘱咐我不要怯场。

这下我可成校园名人啦,村民们也对我这个不爱说话的小家伙刮目相看。有次我不过蹲在菜土边挖蚯蚓喂小鸭子,邻家的罗叔看到了,便笑着对我喊道:脑瓜子又琢磨啥呢?

那块奖牌早不知丢哪了,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惋惜,因为那本是虚幻的荣誉,我要走自己的路,写自己的诗文,即使成绩很小,也有份坦然的快乐啊。

儿时的惊悚片

那时候还没分田到户,村里大人小孩吃完晚饭后,会陆陆续续地汇集到村上会议室前坪,等记工员运伯打开大门,打开柜门,打开电视。稍迟点就有人去他家催促或者拿来钥匙。

那一晚既没《霍元甲》看,也没《加里森敢死队》看,咿咿呀呀的京剧让我直打瞌睡,我挤出人群,想回家睡觉,但路上要经过李家后屋的一座土坟,心里有点害怕,我只得故作镇静,目不斜视地地慢慢走过坟莹,然后撒开脚丫跑回家。家里没一个人,屋柱后好像有黑影闪躲着……我退了回去,瘦瘦小小的我,竟然在一只生产队杀年猪用的大木桶里睡着了,直到凌晨才被心急如焚、疲惫不堪的父母找到!事隔多年,已不记得是哪位乡亲提醒他们,挖地三尺也找人不到,回到看电视的地方找找看吧!

我后怕地想到,空荡荡的会议室,曾关过的疯女人,摆放在那的一口漆黑的棺材……幸亏一睁开眼,我就看到了忙完厂里忙家里,为考不好,偷懒等原因而几次打骂我的“雷公父亲”!原来他是爱我的!

前排 后排

记得我那时才上小学一年纪,给别人的印象是胆怯、害羞,像个女孩子。有时家里来了客人,我会躲到蚊帐后面去呢!

有天学校组织新生排队去看电影,老师讲按排列顺序坐位子。看电影对于我来说,还是大姑娘坐轿一头一回,自然感到新鲜好奇,何况走在我前面的只有两个人,我可以坐第一排的,心里甭提多高兴啦!那次放映的是战争片“南征北战”,我看得津津有味,沉浸其中,一点也没害怕的感觉。不过才看一会儿,老师和堂姐就猫腰来到我面前,挡住了我热烈的视线。老师要我后坐到后面几排去,并对很不情愿离座的我解释,你堂姐说这号戏会吓着你咧!我嘟囔道,老师路上讲好按排队前后坐位子的……

其实坐到后面几排也看得很清楚,只是我当时心思扭转不过来,有点怨恨她们。现在想来,真是一种细腻温暖的关怀。

(胡剑英)

